

「中藝之光」香港舉辦

舞蹈是人生「最亮的燈」

舞蹈家劉岩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
心得與來港體驗。
演，並帶來舞蹈作品《最深的夜，最亮的燈》，演出前，劉岩與香港文匯報記者暢談了此次活動的
益課、論壇、展演、盛典等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。中藝節推廣大使、舞蹈家劉岩出席今次藝術展
菁英「藝術展演外，還包括青年藝術頂尖人才榮譽榜推選和藝術論壇，以及音樂、舞蹈、舞台劇等文化藝術領域的公
「東方之珠」香港為坐標，力圖打造國際性、多元性、聯動性的文化藝術領域國際名片。系列活動除中藝之光「頂尖
日前，二〇二四香港中藝國際文化藝術節「中藝之光」藝術展演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拉開帷幕。此次藝術節以



◆香港中藝國際文化藝術節日前舉行。



◆劉岩作為2024香港中藝國際文化藝術節推廣大使，獲頒香港中藝國際文化藝術節青年藝術頂尖人才榮譽證書。

劉岩曾被張藝謀導演邀請參與北京奧運會《絲路》的獨舞表演，然而2008年7月27日，距奧運會開幕式僅有12天，因花車移動失誤，劉岩在綵排時，從3米高摔了下來。經過康復鍛煉後，儘管能坐起來，但卻只能坐在輪椅上舞蹈了。
作為推廣大使和表演嘉賓，劉岩表示，「中藝之光」藝術展演活動是屬於國標舞的、年輕舞者的一個平台，青年人這樣的一個舞台非常有意義。「它不僅為我，包括像內地陳添這樣的已經獲過獎項的舞者提供展示機會，更是給予更具有潛力的年輕人一個交流的平台。」劉岩說，看到一個個年輕舞者在舞台上搖曳身姿，她感到無比欣慰，「他們是舞蹈未來的希望之光，他們應該在舞台上展現更多的自信，我希望他們能一直熱愛舞蹈、充滿信心。」

走出傷痛 重上舞台

《最深的夜，最亮的燈》是劉岩奧運綵排受傷後的第一支舞蹈，也是劉岩本人最愛的一支舞。舞蹈名字源於劉岩從受傷到重新走上舞台後，對人生的思考：「每個人都會遇到自己最深的夜，人生當中都會有那個特別難跨過的坎，但是心中一定要有那盞最亮的燈，可以照亮我們前行的路，讓我們不會忘記初心，不會忘記自己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不會因為任何東西被打倒，我們不會因為輕易的一個打擊而言棄，會一直秉承着那個發光發亮的希望，一直前行。」

輪椅並未限制劉岩廣闊的人生，現在，她的生活和工作豐富程度更勝從前：一邊是作為舞蹈教師的教學工作；另一邊是作為教授的科研任務。作為北京市政協常委，劉岩關注教育，關心如何讓舞蹈服務於更多的中小學生。而最重要的是創作的部分，劉岩正在排演的新作品《藍色裙擺》，是2023年中國舞蹈家協會獻給「二十大」的舞劇，目前在全國已經上演了25場，接下來的3月到5月還會在內地的20座城市再上演20場。作為導演，劉岩既忙碌又喜悅。最後，她表示，為了保持舞者的狀態，每天還會游泳一小時。

對劉岩來說，「最亮的燈」無疑是舞蹈，「雖然我受傷，我的身體有一部分是受限制的，但是我沒有放棄對舞蹈的熱愛，所以舞蹈不只一次地點燃我，鼓舞我走到今天這個地方。」

香港國際化氛圍有利舞蹈發展

劉岩與香港淵源頗深，她20歲時的第一個成名作《胭脂扣》



◆舞蹈家劉岩

便是改編自李碧華的小說，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一段愛情糾葛。因此，劉岩對香港的文學、文化和電影都有特殊的感情。

「因為我是80後，香港對我的成長影響非常大。我雖然生長在內地，但對香港文化一點都不陌生，甚至是非常熟悉的。香港文化不是內地文化可以代替的，它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非常地特別。」劉岩在採訪中直言自己對香港的熱愛。

劉岩此次隨「中藝之光」團隊在年初五抵港，她回憶道，自己在受傷前，每年初五都會到香港遊玩購物。劉岩以此次香港之行舉例，在酒店泳池游泳時，她的一邊是一個法國爸爸帶着兒子，另一邊則是在講北京話的中國家庭，這使她感到十分有趣。這一「中西交融」的體驗正印證了香港的國際化及中外交流中心的地位。

劉岩表示，她期待香港和內地之間有更多的舞蹈交流，「香港現代舞，非常具有國際化氣息。另外它的芭蕾舞與內地芭蕾舞團不一樣，它有自己的文化在裏面。」同時，劉岩也認為內地舞蹈有優勢之處，包括中國傳統的優質部分，「舞蹈可以作為一個樞紐，讓我們的文化真正地交融起來，對我們兩地真正地互相接納和更好融合非常有幫助。香港應該和內地構建一個交流的橋樑，相互之間去了解學習。」

三代舞者的傳承

今次「中藝之光」藝術展演除劉岩外，還有首部芭蕾舞國標舞舞劇《海河紅帆》主演張寒蕾和16歲便兩度獲得中國舞協頂尖舞者「希望之星」稱號的李萊哈參演，被稱為「三代舞者，芳華如虹」的亮相。

面對兩位「後起之秀」，劉岩表示，「她們的先天條件都特別好，而舞蹈魅力又各不相同。我作為長輩，非常看好她們。在今後的舞蹈道路上，我覺得不僅她們自己會發光發熱，還會引領很多年輕舞者，引領審美潮流。」

至於如何引領和傳承舞蹈，劉岩表示，在做老師的過程中，她強調舞者不僅是對舞蹈本體的一個模仿，更是去與自己交流，去發現自己的光。她說，每個人的光是不同的，尤其是舞蹈藝術，不希望刻板地去要求模仿別人，「頂級的舞蹈藝術家，他們有他們的光彩，而年輕人也有年輕人的光彩。」劉岩說，「我們一脈相承的是舞蹈文化，是中國傳統文化。把中國傳統文化厚植在自己最根基的地方，讓自己的舞蹈肢體煥發自己的光彩，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」

◆舞蹈家劉岩接受記者訪問。

絕處的花 遍地芳菲

——回顧「新文本」運動十周年

文：梁偉詩
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廿五周年誌慶，適逢「新文本」運動十周年，從2023年底到2024年年初，「前進進」舉辦一系列回顧活動，包括名為「前進廿五 在地迴盪」的三個讀劇節及劇場紀錄片放送。其中2023年12月便有《新文本 Fermata》，以選段讀劇形式再現五個「新文本」運動本地原創作品（《耳搖搖》《漂流》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《石頭與金子》《西夏旅館》），重新審視「本土轉化」步伐；並重讀「新文本」領軍劇作家莎拉·肯恩（Sarah Kane）《驚爆》的爆炸戲劇張力，再一次體驗「前進進」引介「新文本」的頭炮震撼彈。

香港劇場的「新文本」運動，一切要從千禧年說起。當時陳炳釗與從英國學成歸來的馮程程，交流歐美學習經驗，馮程程引介發端自九十年代的歐陸「新文本」（New Writing），可說是為陳炳釗戲劇世界又打開了一扇窗。所謂「新文本」自是相對莎劇經典等「舊文本」而言，「新文本」關懷社會、省思（全球化、網絡化的）人類精神面貌，從宏觀政治到個人幽微曲折的慾望與悸動，都鞭辟入裏、不輟探詢。

爾後在陳炳釗身上，「新文本」的衝擊十分清楚。陳炳釗曾謂「新文本」之前的大師如Robert Wilson、Robert Lepage，香港劇場依然習慣以專業

化和類型化來看待他們。及至「新文本」，則直截了當揭示社會冷漠的制度造成人的生存狀態，移民造成種族之間的隔閡；歐洲與非洲與現有的關係，可能不純粹是過去殖民地的影響，不管過了多久不同的剝削模式依然存在，也影響城市中的種族融和。「新文本」所講的全是當下問題，明顯的啟示就是歐洲一線創作人全在思考這些，關懷當下。千禧年後，香港創作人和觀眾也逐漸開始切身明白「新文本」的路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催生了許多回應本土社會的劇場作品。

「前進進」自2006年起不斷譯介多位歐陸劇作家的作品並實驗演出。2010年的先頭部隊「文本的魅力」，搬演晚近三個歐陸經典劇本——夏洛瓦（David Harrower）《母雞身上的刀子》、邱琪兒（Caryl Churchill）《遠方》和李希特（Falk Richter）《神級DJ》。兩載後的「新文本戲劇節2012」，發表Sarah Kane寫於1995年、李鎮洲導演的《驚爆》；還有改編自台灣駱以軍同名小說、甄拔濤編導的《西夏旅館》；馮程程自編自導的《誰殺了大象》。「新文本戲劇節2012」彷彿開始慢慢從搬演「新文本」，走進同時引介「新文本」和實驗「本土轉化」的階段。

2012年，「新文本」計劃正式獲得資助，「新文本資料庫」隨之於同年5月啟動，成為香港首個以

「新文本」為主題的表演藝術研究平台。資料庫作為「新文本運動2012-2014」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，每三個月發布一次「劇作家檔案」，引介一位當代重要的歐陸新文本劇作家。2013年，進入第二年的「新文本運動」開始將焦點從英國稍稍轉移到德國，陳炳釗發表《金龍》，延伸探索德國當代劇場發展的特質和興味。

從「新文本」劇作家的介紹、讀劇、劇本翻譯、排演，「前進進」不但在藝術路線和發展方向具有前瞻性，扮演着香港劇場引介者和推動的先鋒角色，亦不忘轉向「本土轉化」，逐漸培養出適合發揮「新文本」的年輕編導和演員。「前進進」的「新文本運動」更是一個結合創作演出、劇本翻譯、表演研究、教育推廣的戲劇藝術計劃。從2012年《西夏旅館》、《誰殺了大象》，到2013年《漂流》、《耳搖搖》，再由2015年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壓軸，這五部「新文本」運動的「本土轉化」創作，雖說是五位「新文本工作室」成員小試牛刀，然而，受啟蒙後的「土法煉鋼」各具特色。只有先行者率先實驗「本土轉化」，香港「新文本」的誕生才能引人入勝、引人入勝；這成果也標誌着香港版「本土轉化」在題材多樣性和創作上的精進，立此存照。

作為「本土轉化」的橋頭堡，這番「浪漫的挑釁」，縱然不可能都是完美的，然而在情志上奠定並示範香港「新文本」種種創作的可能，它們既有着歐陸劇場「新文本」的創作形式和特質，內容方面也緊扣香港「新文本」關注的切身課題。2012至2015年第一波「本土轉化」在牛棚劇場發表同時及緊接着的一段時間，第二波「本土轉化」亦在發生

或醞釀中，較諸第一波的實驗性更寬廣，遍地開花。陳炳釗則分別於2014年及2016年改編也斯作品為《後殖民食神之歌》、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》和2022年《鐵行里》等。

以後的都是歷史了。「新文本」（New Writing）在「前進進」框架和脈絡下的引介、搬演、本土轉化，再在香港表演藝術氛圍、藝術教育層面的影響和內化，自不待言。以陳炳釗為主軸來探索「新文本」之路，亦是在為香港劇場世界的發展把脈。當香港劇場都不必特別要談「新文本」（是什麼、是否適合表述自我）的時候，「新文本」原來已深入香港劇場敘事和文化的骨髓和血肉。「新文本」運動十周年，功德圓滿。

註：本文內容源自作者的《「前進進」（陳炳釗）劇場研究》，是項研究屬香港藝術發展局「藝評寫作計劃」資助項目之一。更多詳情請見：<https://culturalslasher.wixsite.com/hkpa-aesthetic-study>



◆《驚爆》（2012）攝影：阮漢威 前進進提供